

四进士 柳林告状

(秦腔)

馬健翎 改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封面剧照：陕西省戏曲剧院演员

楊凤蘭 刘亘天 槐宝順 張全仁

四 進 士
柳 林 告 狀
(秦 腔)
馬 健 翎 改編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安北大街 109 号)
西安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01 号
东四路105号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

30×20 $\frac{1}{16}$ · $\frac{7}{8}$ 印张·8,450字

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定价：(5)五分

統一書号：T10094·166



說 明

这是本社已出版的“四进士”全剧中的一出戏。为了便于群众演唱，特出版單行本。

四 进 士 柳 林 告 狀

(秦腔)

馬健翎改編

人 物:

楊 春

楊 清

楊素貞

毛 朋

楊: (上)

(唱二六) 楊春催馬到柳林,

不見楊清為何情?

下的馬來(下馬)樹下等,

但不知此事成不成? (作拴馬手勢, 將馬鞭放在下場門一帶, 在那里徘徊) (清引貞上)

清: (唱二六) 走走走行行行,

不覺來到柳林中。

貞: (拉清)

(接唱) 拉住兄長開言問,

來到柳林為何情? (截)

(白) 兄長, 我們不向南走, 為什麼來到這裡?

清: 妹子, 你看天色正午, 十分炎熱, 在這柳林之下, 涼爽涼爽。

貞：老娘病重，恨不得插翅相見，誰還有心乘涼。

清：妹子，是你不知，為兄我口乾的要命，你先坐在这里，稍等一時，待我走到深林之處，喝几口清水就來。

貞：兄長，你要早去早來。（落坐于鼓懷前）

清：那是自然。

（兄妹二人講話之時，楊已發覺，細看素貞，點頭滿意。清走到楊跟前，指貞讓楊看，用眼色表示問楊“滿意不滿意”，楊點頭出姆指表示滿意。清向楊翹起三個指頭，示意楊交出三十兩銀子。楊用右手向展開了的左手搖畫，示意清把婚書交出。清從懷里取出婚書交楊，楊從懷里掏銀子錠交清。清走近楊身向楊耳語少許，轉過身很快的就向下場門溜了。楊要拉沒有抓住，追了兩步，向下場門遙望片刻，表示很奇異）

楊：（走到貞身旁）娘子，起來走路。

貞：（听聲見人，大吃一惊，猛起倒退）你……你是什么人？叫我娘子？

楊：方才引你走進柳林，他是你的什么人？

貞：他是我的兄長。

楊：他得了我銀子三十兩，把你賣給我了。

貞：此事当真？

楊：当真。

貞：哎，好賊！

（唱帶板） 罵兄長作此事不如禽獸，
把人氣的斷咽喉。
至死不能跟他走，
開言我要問根由。

(白) 既是他将我卖了，有何为証？

楊：(从怀里掏出証書一紙) 婚書为証。

貞：拿来我看。

楊：慢着，你是有气之人，三把兩把将婚書扯碎，我倒做了一坊何事！站到那里，听我念来。

(念) 立婚書人姚庭春，二弟亡故，弟媳楊氏，在家吵鬧不賢，只得改嫁他人，受財礼銀三十兩。胞兄楊清代笔。(念完) 你还有什么說的？

貞：哎，我好苦也！

(唱二六) 听罢婚書恨长兄，

貪財爱利无良心。

客官你要多行好，

放我回家看娘亲。

楊：(接唱) 三十兩銀子你兄用，
我岂能人財兩头空？

貞：(接唱) 你若放我恩不尽，
日后定要报大恩。

楊：(接唱) 你若随我享福分，
不受餓来不受穷。

貞：(接唱) 我把主意早拿定，
至死不能随你行。

楊：(接唱) 劝你不必再爭論，
要想回家万不能。

貞：(接唱) 你家也有姊和妹，
你姊妹嫁了多少人！

楊：（接唱帶板）賤人出言惹人恨，
開口罵人理不通；
怒氣冲冲將你打，

（楊打貞，毛與用人上。）

毛：（上，擋住楊）

（接唱）拷打婦人為何情？

（白）請問兄台，郊外曠野之地，拷打婦道人家，是何道理？

楊：先生有所不知，她兄長得我銀子三十兩，把她賣給我了。
我要她隨我回家，她執意不肯，出口傷人，因此打了她几下。

毛：待我問來。

楊：煩勞先生，多方勸解。

毛：這一婦人，你兄長把你賣給他了，就該隨他回家。

貞：先生，我的丈夫，死的冤屈，三七未滿，血跡未干，我豈肯跟隨他人，

（叫板）哎，我豈肯跟隨他人改嫁了！

毛：有什麼冤屈請講。

貞：（唱慢板）未開言不由我泪流滿面；
老先生與客官細聽我言：
家住在

（轉二六）汝寧府上蔡小縣，
四都里姚家庄有我家園，
遭不幸我翁婆早把命斷，
我哥哥我嫂嫂惡毒兇殘。

霸土地霸金銀門霸產，
毒死了親兄弟萬惡滔天。
我嫂嫂她娘家官高位顯，
我不敢去官府告狀伸冤。
可憐我懷有孕三月未滿，
盼只盼墓生子是個兒男。
誰知曉兄和嫂將我偷賣，
又可恨楊清賊小人愛錢。
親骨肉一個個都把心變，
楊素貞活在世好不可憐。
哭了聲我的夫難得相見，

(合場) 那……那是夫君，冤死的夫君，
哎……

(接唱) 丟下我孤零零千難萬難。
最可嘆塵世上人心都壞，
無一人有良心除惡除奸。(留)

毛：(叫板) 哎！

(唱二六) 听罷言來心自慚，
民間苦難有萬千。
這件事兒莫小看，
奸套奸來官連官。
轉面我把兄台喚，
你說她可憐不可憐？

楊：(接唱二六兩句截)

慢說我是血肉漢，

鐵石木人也心酸。

毛：兄台，这一妇人含有奇冤，如此可怜，这件事你是不是……？

楊：先生，我也覺得她很可怜，只是我小本生意，落一个人財兩空，經受不起。

毛：兄台，如此我給你三十兩銀子，你可放她回去。

楊：先生有此美意，难道我就沒有人心，你給二十兩我就放她。

毛：小伙計！

用：在。

毛：取銀三十兩。

楊：二十兩。

用：銀子用完了。

毛：哎！慚愧！慚愧。

楊：先生，你們这跑江湖算卦的，总是不說实話。

毛：我沒有銀子，你說什么就是什么。

楊：先生請回，此事我同她再来商議。

毛：莫非你还是要她？

楊：你不要管，銀子是我楊春花的，人情要我楊春送呢；先生，人情是实的，不能除账。

毛：好，看你怎么办。（向貞）这一妇人，你的冤仇甚大，主意拿定，不敢变心。

楊：去去去！滿是一片干咀空話。

毛：哎！

（唱二六） 楊春开言把我怪，

他的心事人难猜。

柳林深处稍等待，

此事儿我看他怎样的安排？（留）（冷笑，同

用下。）

楊：（接唱二六兩句截）

他本是走东跑西把人騙，

干咀空舌討人嫌。

（白）这一妇人，听你之言，十分可怜，待我送你回到娘家，找楊清算账。

貞：嗯？客官你这可是一句实话？

楊：我若騙你，天誅地灭。（取馬鞭）来来来，騎在馬上，一会儿就到。

貞：（伸手上馬，露出金鐲）

楊：（看見金鐲，非常生气） 呔！（将貞踏了一脚，摔过馬鞭）

貞：哎哟！（就地坐下）

楊：我把你个贱人，方才哭哭啼啼，言說你丈夫三七未滿，血跡未干，怎么手帶金鐲，卖弄风流，原来你是下流之輩，令人可恼！

貞：哎！

（滾白）我叫……叫一声客官客官，你那裏知道，这是我那婆婆在世的时候，給了我夫妻一对金鐲，我夫妻各帶一只，这只金鐲如今不离我手，如同我夫君不离我身，你把我……哎，錯怪了。

（二六） 我夫妻生前多恩爱，

許下白头并蒂蓮。

帶金鐲如見夫君面，
帶金鐲不忘夫君言。(留)

楊：(接唱) 楊素貞可算得真心一片，
不由我楊春動心田。
罷罷罷放她回家轉，
三十兩銀子丟一邊。
你自己回家莫待慢，
即刻上馬登陽關。

貞：(接唱) 客官既是講實話，
身帶婚書為那般？

楊：(取出婚書)
(接唱帶板) 將婚書撕毀你當面，(撕碎婚書)

貞：(接唱) 楊素貞叩頭謝恩還。(與楊叩頭)(連起帶唱帶轉
帶走) 我即忙轉身回家院，(慢步往下走)

楊：(接唱) 忽然想起事一番。
自古道為人要到底，
殺人見血才算完。
忙將婦人一聲喚，
轉回來有話對你言。

貞：(轉身視楊) 呀！

(尖板) 客官身後一聲喚，
吓的我胆顫心又寒。
走上前來把臉變，(走上對楊)
大丈夫講話不能翻。
婚書撕毀無証見，

想要翻悔难上难。

楊：（接唱） 楊春本是男儿汉，
岂能改悔把眼翻。
劝你莫要回家轉，
听我把話說根源。（截）

貞：客官为何喚我回来？

楊：你回不得。

貞：怎么回不得？

楊：你婆家兄嫂刁惡不容，娘家兄长又是无耻之徒，終究难以久留；說是你来看，世上只有一个楊春。

貞：哎！走头无路，听天由命了！（哭）

楊：你还是捨命告狀。

貞：县令不准，也是枉然。

楊：你就該越衙上告。

貞：我一个女人家，路途遙远，怎能上告！（哭）

楊：也罢，一不做，二不休，我帶你越衙上告。

貞：你我非亲非故，男女有別，同行不便。

楊：如此你我結为仁义兄妹，一同前往。

貞：我却不信。

楊：对天盟誓！

貞：我先跪了。

楊：嗯？

貞：兄长，难道你要后悔了？

楊：哎，我不悔！（跪下）

（唱緊帶） 楊春跪倒地流平，

过往神灵听分明。

我若存心有歹意，

死在五黄六月中。

貞：（接唱） 你我如同亲兄妹，

楊：（接唱） 好比同胞一母生。

貞：（接唱） 二人同心要雪恨，（毛与用人上）

毛：（接唱）（截）柳林内又来了算命先生。（放声大笑）

哈……！（楊、貞起立）

楊：（对毛不满意）你笑什么呢？

毛：我笑你們太无志气，方才哭叫冤屈，~~却~~怎么又拜起天地来了？

楊：你要坐了官，一定是个糊塗官。

毛：怎見得？

楊：你不問青紅皂白，隨便說話么。

毛：到底是怎么回事？

楊：我見她十分可怜，退了婚事，同她結为仁义兄妹，与她出力，告狀伸冤。

貞：先生，我那兄长，是一位大义之人，你不要胡言乱語。

毛：噢，（審視二人）請問婚書現在那里？

楊：我将婚書撕毀了。

貞：（指地下）这些碎紙零片，就是婚書。

毛：噢，（看地下，轉笑臉）果然大义之人，令人可佩。你們可有狀子？

楊：进城請人代作。

毛：那就費事了，我与你們代寫一狀如何？

楊：先生，你会写狀？

毛：略知一二。

楊：无有笔墨格子紙，也是枉然。

毛：我都帶着。

楊：我看你不是个好人。

毛：怎見得？

楊：你一定常常包攬詞訟。

毛：兄台那知，只因前村兩家吵鬧，硬要写狀告官，經我劝解，了事一场，故尔留下这張格子紙，这叫做閑时置下……

楊：忙时用。（二人同笑）

毛：（向用）取紙笔上来！

用：（取出紙笔，将箱就地放下，将紙鋪在上边）

毛：（提起笔来，稍作思忖，提笔就写）

貞：兄长，是不是要我将冤屈之事，細表一番？

楊：是的，（向毛）你怎不問原告就写起狀来了？

毛：我們算卦的耳朵长，什么事情听上一遍就記下了。

楊：原来如此。

毛：（一揮而就）狀子写好了。

貞：兄长，有煩先生將狀子念上一遍，对与不对，当面更改。

楊：先生，我那妹子言道，煩你将狀子念上一遍，对与不对，当面更改。

毛：兄台，令妹可算聰明細心之人。

楊：先生夸奖。

毛：待我念来：“具告狀人楊素貞，河南上蔡縣四都八甲里姚家庄人氏。狀告大伯姚庭春，刁嫂田氏，胞兄楊清等，为灭門霸产，鯨吞串賣事……”

（接白）兄台，这是八个字的主語，叫令妹牢牢記下。

楊：妹子，記下这八个字；先生往下念。

毛：（接念）“大伯姚庭春与刁嫂田氏，打盤定計，用藥酒毒死亲夫姚庭美，又串通胞兄楊清，将民妇卖与賈精人楊春。……”

楊：（一把將狀子夺来）你拿来吧，这狀我不告了。

毛：怎么不告了？

楊：按院大人，出了告示，若有販稍之人，四十大板，一面长枷，这岂不是把我自己告下了？

毛：噢，你不是販稍之人？

楊：我是娶妻奉母。

毛：原来还是一位孝子。

楊：不敢当。

毛：拿过来，待我改过。

楊：改的好，我就告。

毛：改的不好？

楊：我就不告。

毛：管保改的好。

楊：（狀子交毛）你先改来。

毛：（提笔改字）“販稍人”改为“异乡人”。

楊：改的好，往下念。

毛：（接念）“民妇哀哀痛哭，楊春細問情由，心中不忍，

捨弃身价銀兩，撕毀婚書，并与民妇結为仁义兄妹，伸冤告狀。聞得大人爱民如子，法不妄斷，懇請速提兇犯到案，問明情跡，以律除奸。亡夫瞑目泉下，小女子草命得生。叩天上告！叩天上告！”

楊：写的好！

毛：見笑了。

貞：兄长，請問先生尊姓大名，日后知恩答报。

楊：先生，尊姓大名，告知我們，日后知恩答报。

毛：行善不望报，望报非行善。只知有此人，何必問姓名。

楊：真来的好度量。

毛：好，你們在，我就走了。

（唱二六） 今日此事真凑巧，

熱鬧官司在后头。（毛下，用隨之）

楊：（接唱帶板）叫妹子上馬莫待慢，（取馬鞭与貞帶馬）

貞：（上馬，二人走圓場）

（接唱） 即忙告狀去伸冤。

楊：（接唱） 正行走来且立站，

忽然想起事一番。（截）

（白）妹子，我把账本子还有几个銀叶子丟在店房了，你騎着馬前边慢走，待我回去取来。

貞：早去早来。（二人分兩头下）